

非洲智库发展历程、 影响力及困境探析^{*}

王 珩 卢 逸 丹

内容提要 非洲智库萌芽于殖民统治时期，起步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数十年低谷后，在 21 世纪呈现快速发展趋势。近年来非洲智库数量整体上升，类型各异但有共同目标，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二轨外交作用发挥明显，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非洲智库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为政策议程制定和政策建议提供支持、引领非洲发展议程、影响社会思潮舆论，为非洲社会经济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非洲智库面临研究质量不高、资金不足、人才流失与自主性缺乏等挑战。为促进非洲一体化建设，落实非盟《2063 年议程》及各国发展战略，非洲智库需要抓住机遇，以高质量研究为目标、人才引育为重点，实施本土化发展战略、协同创新路径，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献策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智”助“治”，为非洲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 非洲智库 发展历程 智力支持 非洲智库峰会

作者简介 王珩，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华 321004）；卢逸丹，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金华 321004）。

智库（Think Tank），也称思想库或智囊团，是一类相对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它们运用科学方法，对涉及政府、企业与公众利益的各类政策议题进行

^{*} 本文系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位一体’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路径探索与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1ZDA129）的阶段性成果。

深入研究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以推动政府决策。^① 作为知识（学术界）和权力（政治家和决策者）之间的桥梁，智库将学术概念转化为政策和实践，^② 对世界各地的政府决策和公民社会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③ 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非洲智库是为解决非洲自身发展问题而成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它利用本地智慧为非洲国家政府、决策者、社会团体和民众提供独立、客观、可靠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促进各国交流合作，引导非洲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并着力培养本土人才以服务非洲长远发展。非洲智库通常会开展深入的研究项目，分析和评估现有政策措施的有效性，提出可行的政策方案，并就区域性或全球性的重要议题提供专家见解，讨论的议题范围也十分广泛，包括社会政策、公共政策、经济政策、政治战略、文化和技术等。大多数非洲国家独立时间较晚，智库建设时间也较短，但在非洲现代发展过程中，智库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非洲智库数量不断增加，产出质量有所提升，正如尼日利亚经济峰会小组首席执行官劳耶·贾约拉（Laoye Jaiyeola）所说“首先，我们和政府是对话伙伴，一起讨论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其次，我们进行研究并投资于研究，就特定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第三，我们保持独立，不从政府那里拿钱，这样做是出于我们的承诺和做正确事情的意愿。”^⑤ 尽管如此，任何智库都离不开资金支持，在自身资金不足时，往往求助于社会各界甚至外国资金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到完全保持自身独立性。

目前，中国学者对非洲智库的研究较少，主要涉及非洲智库发展研究^⑥，非

-
- ① 张志强、苏娜 《国际智库发展趋势特点与我国新型智库建设》，《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1期，第9—23页。
- ② Bert Fraussen and Darren Halpin, “Think Tanks and Strategic Policy – Mak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ink Tanks to Policy Advisory Systems,” *Policy Sciences* Vol. 50 No. 1 2017 pp. 105 – 124.
- ③ James G. McGann,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2021, p. 13, <https://www.bruegel.org/sites/default/files/wp-content/uploads/2021/01/2020-Global-Go-To-Think-Tank-Index-Report-Bruegel.pdf> accessed May 6 2023.
- ④ 王珩 《中非之“智”助力中非之“治”：中非智库论坛十年发展报告》，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 ⑤ Sabine Cessou, “Think Tanks in Africa: A Special Role for the Road Ahead,” May 9, 2018, <https://www.policycenter.ma/blog/think-tanks-africa-special-role-road-ahead>, accessed May 9 2023.
- ⑥ 王珩 《非洲智库发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9年；王珩、于桂章 《非洲智库发展与新时代中非智库合作》，《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62—68页；李意 《阿拉伯国家智库：发展态势与特点》，《西亚非洲》2016年第4期，第129—145页；张忠祥 《非洲智库方兴未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9日，第B06版；刘鸿武主编 《非洲地区发展报告》（2014—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016、2017、2018、2019年版。

洲智库独立性、影响力研究^①，中非智库合作研究^②等。部分专著有少量章节对非洲智库作了简要介绍。^③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非洲智库发展现状、面临挑战及前景^④和智库作用^⑤等。近年来，国内外智库研究相关论文数量有所增长，但关于非洲智库的历程、影响、国际合作、挑战及对策等方面的研究仍然较少。^⑥ 鉴于此，本文在梳理非洲智库发展历史、现状特点的基础上，总结其对非洲发展的作用、贡献及对国际合作的影响，分析当前面临的内外部挑战，并对非洲智库未来发展路径进行探讨。

- ① 周瑾艳 《自主性视角下的非洲国家智库与中非智库交流》，《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 年第 4 期，第 119—138 页；王珩 《非洲智库影响力提升——非洲智库发展现状介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 2 月 11 日，第 B03 版。
- ② 王珩、于桂章 《非洲智库发展与新时代中非智库合作》，第 62—68 页；王珩、周星灿：《中非智库合作：意义、现状与展望》，《智库理论与实践》2022 年第 6 期，第 64—71 页；王珩 《中非之“智”助力中非之“治”：中非智库论坛十年发展报告》，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王珩、王丽君 《非洲智库发展与中非智库合作现状》，《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 年 6 月 4 日，第 A02 版；王珩 《非洲智库发展与中非智库合作》，《光明日报》2016 年 8 月 24 日，第 16 版；王珩 《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中非智库合作网络》，《光明日报》2019 年 7 月 22 日，第 16 版；刘鸿武 《非洲学发凡 实践与思考六十问》，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11—214 页。
- ③ 杜骏飞 《全球智库指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李轶海 《国际著名智库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 年版；王佩亨、李国强 《海外智库：世界主要国家智库考察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4 年版；李建军、崔树义 《世界各国智库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 ④ Andrea Baertl and Chndy Rogel, “Think Tank State of the Sector 2020 – 2021: Regional Brief Africa,” 2022, p. 14, <https://policycommons.net/artifacts/2248522/africa-regional-brief-think-tank-state-of-the-sector-20-21/3007219/>, accessed May 10, 2023; Ufo Okeke-Uzodike, “The Future of 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An African Perspective,” in James McGann (ed.), *The Future of 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Around the World*,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p. 33–40; Thembanani Mbadlanyana, Nompumelelo Sibalukhulu and Jakkie Cilliers, “Shaping African Futures: Think Tanks and the Need for Endogenous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Foresight*, Vol. 13, No. 13, 2011, pp. 64–84; R. Weaver (ed.),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Catalysts for Ideas and A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 465–490; Jenny Lah, “Think Tank Fun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tus and Outlook,” Hewlett Foundations and Think Tank Initiative 2017.
- ⑤ Chakupewa Joseph Mpambije, “Leveraging the Roles and Constraints of Think Tanks in Enhanc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Tanzania,” *Tanzan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19, No. 2, 2021, pp. 164–168; Deribe Assefa, “The Role of the World’s Top Successful Think-Tank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ies: Drawing Lessons to Sub-Saharan African Think-Tanks,”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Vol. 5, No. 4, 2015, pp. 36–52; Marcel Ngambi and Baruti I. M. Katembo, “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 Think Tank Resource for Africa,” *Journal of Pan African Studies*, Vol. 1, No. 6, December 2006, p. 43.
- ⑥ 张宏明 《中国非洲问题的“智库研究”：历程、成效和问题》，《西亚非洲》2015 年第 3 期，第 119—160 页；李智彪 《海外中非经贸关系舆情热点解析》，《西亚非洲》2015 年第 6 期，第 87—107 页。

非洲智库发展历程

非洲智库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古代非洲各个文明，如西非马里帝国的学术机构，它们通常由知识分子、学者、哲学家、宗教领袖等组成，研究领域包括哲学、科学、文学、历史、艺术等。埃及文明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也是古代学术交流的中心之一。^① 现代意义上的非洲智库起步较晚，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殖民时期

殖民时期的非洲国家建立了由殖民政权官员和来自西方国家的专家组成并服务于殖民政权的官方机构，对殖民政策提出一些分析和建议，制定和实施殖民政策，执行现代智库的部分职能。^② 1936年成立的法属西非和乍得研究所（Institut Français d'Afrique Noire, IFAN），是法国在非洲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致力于研究非洲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③ 成立于1946年的英国东非研究所（East African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致力于研究东非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为英国殖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和指导，^④ 其建立资金来自1945年11月根据《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的拨款，共66915英镑。^⑤ 这些研究机构对非洲开展深入研究，为西方国家对非殖民统治提供政策建议和指导，帮助西方国家实现对非洲政治和经济命脉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西方对非洲的刻板印象，使他们无法客观公正地认识非洲文化、文明与发展潜力。西方将非洲视为落后、原始和野蛮的象征，对非洲文化和文明进行贬低，加深了非洲大陆边缘化。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仍能通过支持非洲政治精英、插手选举和操纵舆论等方式继续影响非洲政治局势。

这一时期，一些非洲本土智库组织和学者为非洲独立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的非洲民主主义者大会（African Democratic Rally, RDA）

① 王世伟 《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概述》，《图书馆论坛》2005年第6期，第291—294页。

② Herman Lebovics *Imperialism and the Corruption of Democrac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93 - 95.

③ Les Cahiers d'Outre-Mer L'Institut Français d'Afrique Noire, Annales de Géographie, Vol. 51, No. 287, 1942 pp. 212 - 214.

④ "East African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Sudan Notes and Records*, Vol. 32, No. 1, 1951, pp. 151 - 153.

⑤ "East African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Lieut. - Colonel W. E. H. Stanner," *Nature*, Vol. 160, 1947 p. 117.

是一个非洲独立运动组织，总部位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其宗旨是推动非洲殖民地的独立和民主化进程，^① 其成员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是塞内加尔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强调非洲历史的重要性和非洲文明的独立性。^② 非洲知识分子和领袖还组织和领导非洲各地反殖斗争和独立运动，通过发表文章、演讲等方式，提出关于非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观点和建议。这些思想和理念流传至今，在非洲经济发展、民主进程和文化认同等方面仍有重要影响。

（二）第二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

1957 年加纳脱离英国独立，1958 年几内亚脱离法国独立，到 1969 年大多数非洲国家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大量非洲主权国家建立。时代需要非洲智库和学者为新独立国家建设出谋划策，建立和维护新的社会秩序。独立初期，非洲国家普遍实行以多党制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彼时非洲国家成立各类智库，帮助新政府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提供政策咨询，一些非洲国家智库应运而生。例如 1961 年成立的尼日利亚国际问题研究所（Niger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IIA）和 1962 年成立的塞内加尔非洲经济发展和计划所（Ethiopi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AIEDP）等，掀起了非洲智库建设的第一个高潮，很多智库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③ 智库通过提供政策建议、监督选举等方式促进非洲国家的民主和治理，为非洲独立和解放运动提供支持和指导。如塞内加尔选举和政治事务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 de Documentation et de Formation en matière Électorale et Politique）为该国选举提供观察和监督服务，推动民主化进程。然而，多党制这类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并不是非洲国家的自主选择，而是英国、法国等殖民宗主国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对非洲殖民地作出的政治安排。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非洲国家的政党制度纷纷由多党制改行一党制。^④ 一些非洲国家的军人通过发动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取缔一切政党或重新组建由军人控制的单

① Maelenn - Kegni Toure, "African Democratic Rally (1946 -)", BlackPast, April 12, 2009, <https://www.blackpast.org/global-african-history/african-democratic-rally-1946/>, accessed May 15, 2023; Sakiko Nakao, "Fighting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in Africa: Pan-African Itineraries and National Settlements," in Anaïs Angelo (ed.) *The Politics of Biography in Africa: Borders, Margins and Alternative Histories of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 19.

② "Cheikh Anta Diop,"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eikh_Anta_Diop#Studies_in_Paris, accessed May 15, 2023.

③ 王珩 《非洲智库发展研究》，第 48 页。

④ 张宏明 《从政党制度变迁看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人民论坛》2019 年第 S1 期，第 117—119 页。

一政党并通过法律形式加以合法化。这一时期执政党或总统往往掌握着绝对权力，并且政策制定过程通常由总统或“大人物”主导。^①这种制度限制了政策制定过程中广泛的民主参与和多元声音，非洲智库也难以在其中发挥作用。

（三）第三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

20 世纪 80—90 年代，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提出在非洲实行结构调整计划（SAPs），要求非洲国家采取一系列紧缩政策，包括减少政府财政开支、紧缩公共部门开支、取消或减少社会福利开支等来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并在此基础上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增强私营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并提高它们的地位。^②由于过分削减开支，许多非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水平降低，导致社会危机和贫困，许多非洲国家陷入经济衰退，非洲智库发展也面临困境。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大规模结构调整和经济倒退使得政府财政支持减少，政府研究机构缩减规模或关闭。然而，欧洲国家政府的捐助机构，如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德国技术合作部（German Technical Cooperation ,GTZ）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越来越大。^③与此同时，实施结构调整计划给一些非洲智库带来机会，它们积极参与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为非洲国家发展提供了重要建议和指导。然而，由于非洲智库的建设和研究水平相对较低，在参与国际竞争中面临一定限制和挑战。^④

（四）第四阶段：21 世纪以来

非洲国家自主探索意识增强，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发展以及非洲经济强劲增长，非洲智库开始逐渐走出低谷，数量逐渐增加。《2016 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指出，21 世纪以来非洲智库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⑤这反映了非洲国

① Mwangi S. Kimenyi and Ajoy Datta, “Think Tanks in Sub-Saharan Africa: How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Has Influenced Their Origins,” Policy Commons, December 19, 2011, <https://policycommons.net/artifacts/4388653/think-tanks-in-sub-saharan-africa/5185193/>, accessed May 20 2023.

② 刘伟才：《非洲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国投资》（中英文）2022 年第 ZA 期，第 116—117 页。

③ Erik C. Johnson, “Think Tanks in Sub-Saharan Africa 1,” in R. Weaver (ed.),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Catalysts for Ideas and A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 465–490.

④ 王珩：《非洲智库发展研究》，第 55 页。

⑤ James G. McGann, “2016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ttps://repository.upenn.edu/entities/publication/1c0d8eb8-bf11-4233-9636-fa069f41bfaf> accessed May 20 2023.

家对研究和政策建议需求的增加，也体现了智库在非洲国家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The Think Tank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TTCSP）发布的《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显示，2007 年全球智库共有 5080 家，其中非洲智库有 274 家。随后几年非洲智库数量稳步增加，至 2013 年时达到 758 家，占全球智库总数的 11%。2014 年非洲智库数量减少了 145 家，2017 年起又恢复上升态势，达到 734 家。2020 年全球智库共有 11175 家，其中非洲智库有 797 家，约占 7.1%。^① 21 世纪以来，非洲智库逐渐转型，研究领域和方法向多元化、区域化、全球化和政策导向转变，同时不断探索国际合作路径，积极与国际智库、高校、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扩大研究视野，提升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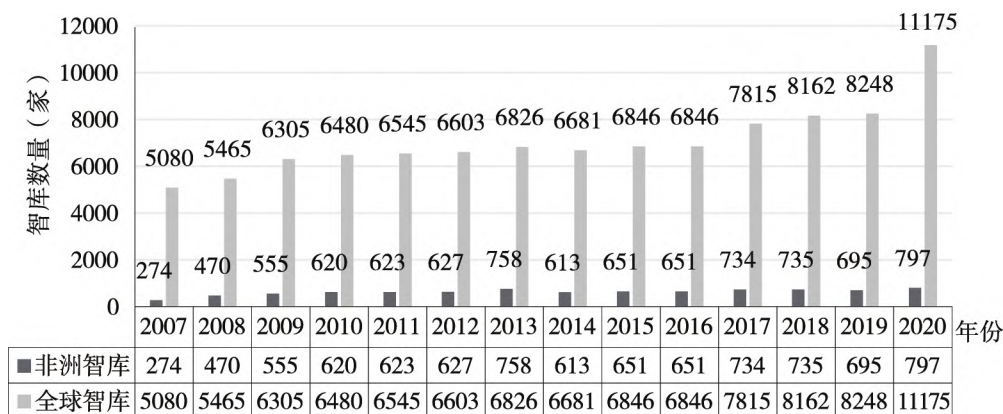


图 1 2007 - 2020 年全球智库与非洲智库的数量

资料来源: James G. McGann,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 https://repository.upenn.edu/exhibits/orgunit/think_tanks accessed May 20 2023.

非洲智库发展现状及特点

总体而言，非洲智库起步晚，数量相对较少，不同地区和国家智库分布不均，研究领域和重点方向也存在差异。近年来，涌现出一批高水平、有一定影响力和声誉的非洲智库，其研究成果得到政策制定者、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和认可，为非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思路 and 方案。

（一）类型各异但具有共性目标

区别于传统的学术研究，非洲智库针对国内、区域和国际特定的社会经济问

^① James G. McGann,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 https://repository.upenn.edu/exhibits/orgunit/think_tanks accessed May 20 2023.

题开展政策导向的研究和分析,并提供咨询和建议,其功能主要包括引导公众舆论和社会走向、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参谋、培养人才、影响公共政策和外交等方面。根据智库的运营模式,大致可分为:政府附属智库、准政府智库、自主和独立智库、准独立智库、大学附属智库、政党附属智库、企业(营利性)智库等。^① 政府附属智库隶属于政府,是政府组织结构的一部分,是非洲最不常见的商业模式,^② 代表性智库有埃塞俄比亚发展研究所(Ethiopia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EDRI)、摩洛哥外交研究所(Institut Royal des Etudes Stratégiques ,IRES)等。准政府智库完全依赖政府拨款或资助,但并非政府正式机构的一部分。非洲政府在管理和资金方面存在困难,对知识产出的拨款较少,这些智库缺乏资源,难以与研究非洲的国际机构进行竞争。自主和独立智库大多不受非洲本土捐赠者、政府和私人利益集团的干预,如尼日利亚经济峰会集团(The Nigerian Economic Summit Group ,NESG)、肯尼亚公共政策研究与分析研究所(Kenya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nd Analysis ,KIPPRA)、南非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ISS)和民主与发展中心(Ghana Center for Democratic Development ,CDD)等智库坚持自己的立场,因此被全球评级机构评为对非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③ 准独立智库独立于政府,但受利益集团、捐助者或承包机构控制,它们向准独立智库提供大部分资金并对智库的运作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大学附属智库即隶属于大学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组织,与高校等学术机构有紧密联系,也会依靠自身筹集资金,开展的活动是课堂和课本知识的外延,是课堂辩论的延伸。^④ 政党附属智库与某一政党有紧密联系,有较强的政治倾向。企业(营利性)智库也称营利性公共政策研究机构,隶属于公司或主要以营利为目的运营。虽然智库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目标受众或市场以及支持手段可能因机构和国家而异,但大多数智库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即进行高质量的研究和分析,并与某种形式的公众参与(政治参与)相结合。^⑤ 这种共性目标反映了非洲智库的使命和愿景,即为非洲国家发展提供实用的政策建议,推动非洲大陆经济发展和社会

① James G. McGann,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p. 14.

② Andrea Baertl and Chndy Rogel, "Think Tank State of the Sector 2020 – 2021: Regional Brief Africa," p. 10.

③ Bayero Musa, "Top 10 Think Tanks Telling Sub-Saharan Africa's New Story," September 19, 2021 <https://guardian.ng/features/focus/top-10-think-tanks-telling-sub-saharan-africas-new-story/>, accessed May 25 2023.

④ African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African Think Tanks and the Challenge of Reinvention for Sustainability," June 24 2021 <https://www.africaportal.org/features/african-think-tanks-and-challenge-reinvention-sustainability/>, accessed May 25 2023.

⑤ James McGann(ed.) *The Future of 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Around the World* pp. 3 – 4.

进步。例如，塔博·姆贝基基金会（Thabo Mbeki Foundation ,TMF）以促进非洲复兴为己任；非洲建设性解决争端中心（African Centre for the Constructiv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ACCORD）旨在通过支持和推动和平解决问题，促进非洲地区稳定和发展。

（二）智库研究领域日益拓展

受政策问题及国家治理日益复杂、技术性不断增强，社会对及时有效的政策信息的需求增长，政府部门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全球化信息化等因素影响，非洲智库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长，研究领域和影响也急剧扩大，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国内经济政策、教育政策、能源和资源、环保政策、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国内卫生政策、全球公共卫生政策、国际发展、国际经济、科技政策、社会政策、食品安全和水安全等领域，形成了全方位覆盖，并在食品安全、水安全和国内经济政策等领域表现突出。^① 目前，全球最受欢迎的研究主题——社会政策、治理透明度、贸易、经济、金融，仍然是非洲研究最多的前五大主题。^② 与其他区域相比，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健康和性别问题等颇受非洲智库关注。调研显示，非洲大型综合智库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如南非自由市场基金会坚持将多样性作为智库发展的基本原则，研究范围包括农业、文化和制度、犯罪问题、教育、对外援助、医疗、信息技术、法律、货币、产权、烟草等。^③ 总体来看，非洲智库研究领域日趋广泛，成为非洲大陆发展的立体化智力支持。

（三）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

《2020 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显示，在全球智库前 154 位中，非洲智库占 15 席。其中，非洲建设性解决争端中心第 21 名，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AIIA）第 54 名，南非安全研究所第 55 名，非洲经济研究联盟（African Economic Research Consortium ,AERC）第 63 名，民主与发展中心第 72 名，金字塔政治战略研究中心（Al - Ahram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ACPSS）第 74 名，埃塞俄比亚发展研究所第 83 名，肯尼亚公共政策研究与分析研究所第 86 名，冲突解决中心（Centre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CCR）第 88 名，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第 105 名，非洲社会科

① 王珩、王丽君 《非洲智库发展与中非智库合作现状》，《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 年 6 月 4 日，第 A02 版；

② Andrea Baertl and Chndy Rogel, “Think Tank State of the Sector 2020 – 2021: Regional Brief Africa ,” pp. 8 – 9.

③ 王珩 《非洲智库发展与中非智库合作》，《光明日报》2016 年 8 月 24 日，第 16 版。

学研究发展理事会 (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 , CODESRIA) 第 115 名, 非洲技术研究中心 (African Centre for Technology Studies , ACTS) 第 121 名, 麦克雷雷社会研究所 (Makerer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 MISR) 第 125 名, 非洲经济转型中心 (African Center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 ACET) 第 131 名, 东部和南部非洲社会科学研究组织 (Organization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 OSSREA) 第 142 名。^① 2020 年有超过一半的非洲智库 (59%) 发表了 25 篇以内的论文, 与世界趋势 (59%) 一致, 发表 26 ~ 50 篇的占 17% , 51 ~ 150 篇的占 14% , 超过 150 篇的占 10% , 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② 非洲智库在政策辩论和制定方面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 如经济政策影响力方面, 埃及经济研究中心 (Egyptian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 ECES) 列全球第 41 位, 肯尼亚公共政策研究与分析研究所排第 45 位; 能源和资源政策影响力方面, 尼日利亚人口与环境发展中心 (Centre for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 CPED) 排第 29 位; 环境政策影响力方面, 设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 UNEP) 排第 18 位。^③

非洲智库的贡献及影响力

智库在非洲新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影响力不断提升。^④ 非洲发展进程中曾面临许多挑战, 例如经济结构单一、政府治理能力低下、极端贫困、粮食危机、冲突与战争、传染病蔓延等, 在此背景下, 可以付诸实践、推进非洲和平发展的想法和建议至关重要。智库通过传播其学术、政策思想, 激发公众辩论、引导公众舆论, 提供具有创造性且实用的对策建议, 来应对非洲发展问题。

(一) 积极引领非洲发展议程

智库对非洲现代化建设的一项主要贡献是充当思想的催化剂。非洲智库在研究中关注全球和区域发展议程, 并以研究为依据推动政策制定, 同时建立机制来

① James G. McGann,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pp. 55 – 63.

② Andrea Baertl and Chndy Rogel, "Think Tank State of the Sector 2020 – 2021: Regional Brief Africa," pp. 12 – 13.

③ James G. McGann,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pp. 147 – 164.

④ James G. McGann, "2015 Africa Think Tank Summit Report: The Rise of Africa's Think Tanks: Practical Solutions to Practical Problems," TTCSP Global and Regional Think Tank Summit Reports p. 5 http://repository.upenn.edu/ttcsp_summitreports/12 accessed June 3 2023.

监测各项议程的执行情况和效果，以此推动本国参与和落实全球与区域发展合作。

在大陆层面，非洲智库召开非洲智库峰会，关注非洲大陆和全球议程。2014 年在南非成功举办了首届非洲智库峰会，由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The African Capacity Building Foundation ,ACBF）联合南非安全研究所、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和非洲领导力中心（African Leadership Centre , ALC）共同举办，其目的是探索新时期非洲智库的发展方向，发出统一的非洲声音。之后，非洲智库峰会每年召开一次，针对非洲智库发展中的任务和困难进行探讨。^① 2014—2020 年，各届智库峰会为来自非洲各国的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讨论推动非洲智库发展的创新想法。峰会深入探讨非洲智库转型方案，并聚焦作为非洲发展蓝图的《2063 年议程》，通过研究分析和制定策略，推动非洲各国人民接受并支持《2063 年议程》，使其成为所有非洲人的共同愿景。^②

表 1 历届非洲智库峰会情况

时间	届别	地点	主题
2014 年	第一届	南非	智库与非洲转型
2015 年	第二届	埃塞俄比亚	非洲智库的崛起——实际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
2016 年	第三届	津巴布韦	支持《2063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为非洲智库创造可持续未来
2017 年	第四届	美国	适应未来：提升非洲智库的能力、质量和可持续性
2018 年	第五届	摩洛哥	应对非洲青年失业挑战：智库的创新解决方案
2019 年	第六届	肯尼亚	深化专业知识和增强可持续性：洞察非洲智库面临的当代挑战
2020 年	第七届	南非	重新定位非洲智库，以实现伙伴关系在国内政策和世界政治中的力量和潜力
2021 年	第八届	线上	2019 年后疫情时代非洲的数字化转型：更好的重建机遇、挑战和路径选择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历届非洲智库峰会报告整理。

在国家层面，非洲智库支持其研究国别的国家发展议程。如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ntre ,EPRC），成立于 1993 年，是一家在经济研究和政策制定方面领先的政策智库，着重研究和分析各种货币政策问题，包括贫困、贸易、农业和公共财政等。该智库与乌干达国家规划局密切合作，在推进乌干达《2040 年愿景》实施、把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乌干达发展战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埃塞俄比亚经济政策研究所（Ethiopian

① 王珩、于桂章 《非洲智库发展与新时代中非智库合作》，第 62—68 页。

② James G. McGann, ‘2015 Africa Think Tank Summit Report: The Rise of Africa’s Think Tanks: Practical Solutions to Practical Problems,’ p. 12.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EEPRI) 致力于促进埃塞俄比亚经济学研究和成果传播,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农业政策、人力资源、工业和贸易等。该研究所不仅与埃塞俄比亚规划委员会密切协商,使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埃塞俄比亚《增长与转型计划》相结合,还与埃塞俄比亚地方政府合作,为监测和评估《增长与转型计划》实施情况提供支持。^①

(二) 深度参与公共政策制定

作为知识与政府政策之间的桥梁,智库对特定问题进行研究,制定研究议程,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政策分析,对政策内容作出贡献。智库为政府提供信息,如智库学者经常接受政府委员会和机构的任命,使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的技术知识,为政府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为政府职员提供培训和教育等。智库既是思想的孵化器,能够保存政策思想,在特定时机下将这些思想引入政策之中,也为公民提供信息,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智库擅长研究相关政策问题,往往被外界视为专家,政府政策制定也要借助他们通过研究提出的建议。非洲国家政府需要智库通过开展严格的政策分析和研究、出版和传播以及政策论述,来参与或领导政策讨论,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非洲智库针对不同需求的消费者产出不同形式的研究成果,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信息。产出成果包括研究报告、讨论文件、工作文件、政策简报,以及智库负责人与研究员为报纸、政治杂志撰写文章,接受新闻和时事节目采访等。如坦桑尼亚扶贫研究所(FKA Research on Poverty Alleviation, REPOA)通过撰写各种关于工业发展的书籍、文章和政策简报,制定产业政策框架,深度参与国家工业化进程,提出相关产业政策建议,在工业发展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与发达国家智库合作提升工业化研究水平,并通过工业发展政策建议为坦桑尼亚政策制定提供学术支撑。^②肯尼亚经济事务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IEA Kenya)就肯尼亚及东非地区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并开展公众教育,在公共财政管理、经济发展、贸易以及贸易竞争政策等4个领域编写研究报告,与政府开展对话并影响政府政策制定。^③

① 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网站: <https://eprcug.org/>; 埃塞俄比亚经济政策研究所网站: <https://eea-et.org/>。

② Chakupewa Joseph Mpambije, "Leveraging the Roles and Constraints of Think Tanks in Enhanc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Tanzania," pp. 164 - 168

③ Alex Njeru,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Kenya's Economic Policy," Strathmore University Thesis, 2018; IEA Kenya, <https://ieakenya.or.ke/>, accessed June 7, 2023.

(三) 努力影响社会思潮舆论

智库具有传播和解释政策的作用，通过不同渠道传播和解释其研究和建议，传达信息并采取行动。^① 智库同时兼具影响社会舆论、引领社会思潮的功能，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通过印刷出版物、发布研究报告扩大社会影响；二是通过研讨与培训活动，达到互通信息、交流思想的目的，从而引导社会舆论；三是通过与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建立联系，向公众传播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详细解读相关政策，引导公众正确地理解、接纳相关政策并配合实施。^② 非洲智库积极开展政策对话、政策辩论、研讨会和研修班等活动，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非洲智库通过发表论文和报告来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通过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工具来宣传学术思想，以影响公共政策和引起社会讨论，后者通常比前者更有效，可以更广泛地传递信息，并能够更直接地影响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态度和行为。^③ 媒体在报道重大问题时，往往会对智库专家学者进行采访，在一些地区乃至全球性会议上也常常看到智库领军人物的身影。如南非安全研究所 (ISS) 是非洲大陆研究和平与安全问题最大的独立研究机构之一，其研究成果丰硕，定期刊物包括《非洲安全评估》(*African Security Assessment*)、《南非犯罪季刊》(*South African Crime Quarterly*) 等。^④ 根据该所年度报告，2021 年共出版 100 份学术成果，举办 66 次研讨会和 28 次培训班，接受媒体采访 706 次。该所网站 ISS Today 每年吸引超过 100 万在线读者。^⑤ 同年肯尼亚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出版百余份政策简报、会议论文、专题报告和工作文件，涵盖社会经济政策、国际贸易、政府能力、农业与粮食安全、数字技术、数字贸易、智慧城市、医疗卫生、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为肯尼亚及东非国家精准施策提供政策咨询和智力支持。^⑥

① Deribe Assefa, "The Role of the World's Top Successful Think - Tank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ies: Drawing Lessons to Sub - Saharan African Think - Tanks," pp. 36 - 52.

② 刘小燕 《政府对外传播中的“智库”与“第二管道”》，《传播学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28—32 页。

③ "Insight: What Role Do African Think Tanks Play in Development," New African, September 22, 2019, <https://newafricanmagazine.com/19832/>, accessed June 7, 2023.

④ Institute of Security Studies (ISS), <https://issafrica.org/>, accessed June 10, 2023.

⑤ 卢逸丹：《南非安全研究所 (ISS)》，《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3 年第 Z2 期，第 94 页。

⑥ 柳喆勐、王珩：《肯尼亚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所》，《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2 年第 Z3 期，第 96 页。

非洲智库发展面临的困境

在 2014 年南非举行的首届非洲智库峰会上, 时任非洲智库论坛执行秘书弗兰妮·洛蒂埃 (Franny Lothier) 称, 非洲大约 30% 的智库可能会关闭或面临严重危机。非洲经济落后、能力建设不足、政府部门执行能力薄弱等状况, 严重影响了非洲智库在自主性、质量和能力等方面的发展。^①

(一) 美西方影响非洲智库独立性

受历史殖民因素影响, 非洲智库学者受西方思想影响严重。西方研究机构往往会直接派员到非洲智库, 影响甚至领导智库运作。例如,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奥尔登 (Chris Alden) 兼任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② 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 (Universiteit of Stellenbosch) 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罗斯·安东尼 (Ross Anthony) 是英国人。西方国家还通过援助方式来影响非洲智库, 因为在许多情况下, 非洲国家政府能为当地智库提供的资金不足, 导致这些智库需要依赖外部资金来维持其运行。例如, 南非安全研究所接受欧盟、丹麦政府、荷兰政府、挪威政府、瑞典政府、汉斯·赛德尔基金会 (Hanns Seidel Foundation)、开放社会基金会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等方面的捐赠。非洲建设性解决争端中心则获得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 的资助, 1997 年美国向该中心捐赠 1000 万美元, 挪威、瑞典、爱尔兰、加拿大、荷兰、芬兰等国政府也都曾为该中心提供资金支持。^③ 作为对非援助的附加条件, 西方援助国和机构一般会要求在受援国决策中发挥实质性作用,^④ 从而导致国际捐助者对非洲国家政策影响力很大。由于西方多年的资金扶持、思想渗透以及巨大的惯性作用和政治经济不对等地位, 导致非洲智库在意识形态、议程设置等方面西化情况非常严重。^⑤ 非洲智库与西方国家合作导致其对外来资金的依赖性增加, 从而影响其独立性。西方国家则通过提供资金等方式影响非洲智库的研究议题甚至研究结果, 进而影响非洲国家政策制定甚至政治、经济、社会发

① James G. McGann, "2014 Africa Think Tank Summit Report: Think Tank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frica: The First African Continental Think Tank Summi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76388487.pdf>, accessed June 12 2023.

② SAIIA <https://saiia.org.za/>, accessed June 17 2023.

③ ACCORD <https://www.accord.org.za/>, accessed June 17 2023.

④ 周瑾艳 《自主性视角下的非洲国家智库与中非智库交流》, 第 119—138 页。

⑤ 王珩 《非洲智库发展研究》, 第 48 页。

展议程，以维护自身在非洲的利益，保持自身在非洲的影响力。

（二）资金不足制约非洲智库发展

资金是智库的财政支撑，对循证研究、租金和行政费用、人力资源和工作人员发展都有直接影响。缺少资金保障会影响智库人员的招聘和培养，很难保证研究产品质量，严重威胁非洲智库发展的可持续性。一些非洲国家政府认为，智库对政府业务和国家事务来说并不重要，因此并没有为智库提供专门预算，用于智库的资金有限，或很少资助智库。^① 超过一半（52%）的非洲智库年营业额低于 50 万美元，营业额超过 1000 万美元的智库只占 13%（全球为 27%）。^② 许多智库必须依靠外部资金和提供咨询服务来维持运营。财政压力、国内政策变化以及援助总体下降，资助者越来越不愿意或无法向智库提供中长期支持。短期研究项目往往是一次性的、不稳定的，而且通常需要大约 10% 的机构开销，这意味着智库要不断地将稀缺的智力资源花费在项目准备上。^③ 这种形式的资助一般要求智库符合资助方的某些利益或议程（即使这些议程不符合智库的目标或利益），否则就有可能得不到资金甚至资助中断。

（三）非洲智库人才流失严重

人才资源的强弱将影响智库产品产出及影响力。以肯尼亚为例，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大批受过高层次教育的肯尼亚人离开祖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达到顶峰。调查显示，1990 年有 6912 名受过高等教育的肯尼亚人移居美国。^④ 和大多数其他非洲国家一样，肯尼亚专业人才储备不充足。缺乏资金是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员工资待遇低导致人才流失率高。当高水平人才离开时，关键、稳定的资金也随之转移，导致智库获得的资金减少。非洲民众对智库知之甚少，对在智库中工作兴趣不大，缺乏畅通的智库职业道路以及智库文化。^⑤ 非洲智库规模普遍较小，大多数智库员工人数在 20 人以下，只有 13% 的智库员工

① African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African Think Tanks and the Challenge of Reinvention for Sustainability,” June 24 2021.

② Andrea Baertl and Chndy Rogel, “Think Tank State of the Sector 2020 – 2021: Regional Brief Africa,” p. 11.

③ Ufo Okeke – Uzodike, “The Future of 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An African Perspective,” pp. 33 – 40.

④ 王珩 《非洲智库发展研究》，第 170 页。

⑤ James G. McGann, “2014 Africa Think Tank Summit Report: Think Tank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frica: The First African Continental Think Tank Summit,” p. 10.

人数超过 46 人。^① 非洲智库往往在财政支助有限和体制能力薄弱的情况下运作，在关键政策领域缺乏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专家。

（四）技术和通信创新的挑战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大量数据，智库可以理解公众舆论和市场趋势，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帮助智库加强与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改善政策传播和沟通的效果，提高智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ChatGPT 等人工智能（AI）技术有可能改变智库开展研究及其与利益相关者互动的方式，可以帮助智库更有效地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也可能生成人类分析师想不到的见解和建议。技术革新需要充足的人力培训和雄厚的财力，人工智能技术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而许多非洲国家数字基础设施落后，存在很大的数字鸿沟。智库需要确保使用可靠和可信的数据源，并保证人工智能算法在多样化且具有代表性的大数据集上使用。但许多非洲智库长期面临资金和人员短缺的挑战，无法跟上技术、通信、大数据、数据可视化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变化。非洲智库也难以收集到足够的数据，从而影响人工智能算法的准确性。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引发隐私和数据安全等问题，需要智库加强数据保护和治理，确保人工智能的使用透明，否则将会影响公众对智库的信任。这些都是非洲智库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发展面临的严峻考验。

（五）产出质量低影响竞争力

智库是针对公共政策、经济学、政治学等问题进行研究并提供分析和政策建议的机构，依靠高质量的研究和分析产出成果，为公共和私人部门提供信息，影响政策决策，引导公众舆论。部分非洲智库研究产品质量有时低于公认的全球标准，从而影响智库发展可持续性。^② 随着非洲智库数量和种类的增多，其研究方向、研究成果的同质化现象突出，行业内竞争加大。非洲智库同时面临变化巨大的运营和竞争环境，YouTube、倡导组织、营利咨询公司、社交媒体、谷歌、新闻媒体和网络等已经深刻改变和加速了新闻分析和信息传递周期，以至于出现智

① Andrea Baertl and Chndy Rogel, "Think Tank State of the Sector 2020 - 2021: Regional Brief Africa," p. 13.

② James McGann, Landry Signé and Monde Muyangwa, "The Crisis of African Think Tanks: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Brookings, December 13, 2017,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africa-in-focus/2017/12/13/the-crisis-of-african-think-tanks-challenges-and-solutions/>, accessed June 20, 2023.

库研究成果包装和传播相对滞后的问题。^① 非洲智库的研究成果在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展示和传播较少。^② 传统研究和出版过程越来越过时、缓慢、乏味，也不符合获取信息渠道丰富的政策制定者和喜欢简洁观点摘要的普通公众的需求。

非洲智库未来发展路径

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更详细的数据和准确的分析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因此社会对智库的需求也在增加。面对私营和公共部门对智库支持的重大转变以及所面临的挑战，非洲智库需要努力提高对自身可持续性发展危机的认识，加强能力建设，提高获取资源的能力，保障资金来源，开展多方合作，以实现智库的高质量发展。

（一）以高质量研究为目标，提高决策影响力

夯实研究基础。非洲智库需要以高质量研究为发展生命线，不断提升研究和分析能力。开展更为专业务实的应用性研究，提高智库研究和公众参与的能力和品质，提供更加实用的政策建议和决策支持。确保研究成果产出（政策简报、研究报告、社交媒体发布等）的质量达到一定标准。注重品牌论坛、活动的开展，打造研究成果的传播链，提高智库社会影响力。制定奖励机制鼓励研究人员在国际和本地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提高学术影响力。

深入开展调研。非洲智库可以通过深入调研社区了解当地的需求和问题，结合非洲实际情况和需求，开展符合非洲本土特色的研究和分析，为社区提供更多实用的研究和智慧支持。为提高研究和分析的实效性和社会影响力，非洲智库可以邀请当地民间组织代表、政府官员等参与研究和分析。综合运用各种调研类型和方式，用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精心做好调研设计、准备和实施，提高科学性和实效性。注重研究成果转化，通过与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交流，为决策层提供实用性强的政策建议，从而促进政策议定与落实。

拓展研究领域。非洲智库需要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智库经验和理念，研究全球性问题和趋势，提出非洲国家应对全球化进程的政策建议，为非洲国家制定全球化战略提供智力支持。非洲智库应加强分析研究非洲社会动态变化、民众现实

① Ufo Okeke – Uzodike, “The Future of 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An African Perspective,” pp. 33 – 40.

② “Insight: What Role Do African Think Tanks Play in Development,” *New African*, September 22, 2019.

需求和政治思想发展趋势等，关注非洲发展和全球性问题。鼓励研究人员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与国际同行交流并展示研究成果。扩大知识共享，与其他智库和组织分享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促进非洲智库可持续发展。

（二）以人才引育为重点，提升核心竞争力

建立灵活培养机制。非洲智库需要注重人力资源管理和发展，加大对研究队伍建设的投入，引进聘用高水平智库学者，培养下一代智库领导者。关注以数据和事实为导向的研究，培养问题和创新思维。提供奖学金、交流计划、研修课程等形式的支持，开展教育和培训，提高发展中国家人员的知识水平和技能，从而促进其经济和社会发展。

注重培育本土人才。非洲智库可以与本地大学合作，开展实习项目和研究生培养计划，为本地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够在智库中学习和实践研究技能。与当地大学达成合作，面试并招收优秀学生，为他们提供讲座和培训，并为智库研究员申请硕士或博士学位提供奖学金。根据智库所在国社会发展状况，制定辅导和培训计划，健全职员发展通道，拓宽员工发展空间，同时优化组织架构、职位体系、员工薪酬结构，并建立高效的行政管理和财务管理体系。

发挥“旋转门”作用。非洲智库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与相关人才签订协议，设置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等职位；从政府和其他组织中引入经验丰富的人才，为智库提供新的视角和专业知識，并帮助智库更好地理解 and 应对公共政策问题。探索建立商业化的智库人才转会机制，便于智库机构高级职员和研究员在职业生涯中从一家智库机构转移到另一家智库机构，或者从智库机构行业转到其他行业。这种转移可以帮助智库机构之间和行业之间分享知识和经验，促进不同机构和行业之间的交流合作。同时，智库人才转会可以为高级职员和研究员提供更广泛的职业发展机会，以及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不同领域的问题。

（三）以协同创新为路径，拓展资源支持保障力

积极参与国际智库网络。非洲智库需要树立全球视野，通过加入国际智库网络、倡议，获得更多交流和合作机会，提高智库知名度。非洲智库可以积极寻求与其他地区的智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加强经验交流和知识共享，推动和激发非洲创新思想和理论。为进一步加强智库间南南合作，非洲智库可以组织南方国家之间的政策对话，举办民间论坛、政策研讨会、专家座谈会等，为南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参考和指导。依托现有智库交流机制和平台，如中非智库论坛、“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等，扩大智库交流机制的参与范围，邀请更多南方国家智库加入，加强南方国家智库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推动南方国家的发展、增强南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声音和影响力，实现共同繁荣与发展。

拓展横向协作网络。非洲智库通过大网络的协同扩展，整合多方资源，建立良性的交流话语体系和横向网络生态系统，与政府、高校、媒体、企业等建立合作关系，形成覆盖广泛、互动密切的协同网络，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建立智媒协同网络，做好智库成果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智库学者通过撰写专栏文章、参与国际媒体采访等方式，将研究成果传播给更广泛的国际受众。关注优先议题，通过将研究和宣传工作集中在最有可能吸引资金的优先议题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智库研究的影响力并增加获得资金的机会。与具有共同目标和愿景的国际组织建立长期伙伴关系，获取来自国际组织和捐助者的研究资金支持，保障非洲智库财务稳定性和持续运营能力。进一步丰富资金来源渠道，包括通过私人基金会、公司、政府机构和个人捐助者等渠道获取资金，还可以通过出售咨询服务、培训服务、出版物来获得收入，避免依赖单一资金来源，并保持资金来源透明。

把握议题话语权。在智库国际化建设过程中，非洲智库需要注重议题设置，保持对研究议题的自主选择权。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优先领域，确保合作研究符合其独立性和发展需求。非洲智库要发挥智库核心成员的领军作用，将核心专家的思想力转化为智库的引导力。智库领军人物的见解和意见对于解决重大问题和影响政策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力。媒体在报道重大新闻时会优先采编智库骨干研究员的意见，智库在参与国际会议时也需要有影响力的成员提供有深度和洞察力的意见。非洲智库还应进一步完善智库网站或自媒体平台建设，打造优质智库研究产品，向公众免费提供信息简报或研究报告，及时更新并输出各类研究成果，在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上贡献非洲智慧。

（责任编辑：李若杨）

Oil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Africa under the Long Cycle Fluc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Liu Dong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il supply and demand determine the alternate appearance of high oil price equilibrium and low oil price equilibrium in the international oil market. As the derivative demand of world economic growth, the real growth of world economy is consistently lower than expected, which usually leads to the conversion of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from high equilibrium to low equilibrium. At present, the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has not escaped the low equilibrium state since 2015. Although the Ukraine crisis has brought a short-term increase in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it has further supported the low equilibrium state of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by increasing the downward pressure of the world economic growth. African oi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lobal oil supply. However, since the 1970s,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oil resources has been relatively slow due to the policy adjustment of resource rich countries and the increase of oil production costs and risks. However, under the current market environment, the pressure of stabilizing oil production in Africa will be further increased due to the contraction of upstream oil investment by multinational oil companies and the enlarged demand of oil resource countries to increase production. However,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further increasing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the possible periodic high oil prices in the oil market may lead to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shale oil resources in Africa.

Keywords: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long cycle fluctuation, oil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Africa, Ukraine crisis

Author: Liu Do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West –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China – Africa Institute (Beijing 100101).

An Analysis of African Think Tanks: Development History, Influence and Dilemma

Wang Heng and Lu Yidan

Abstract: African think tanks sprouted in the colonial period, started in the 1950s and 1960s, experienced decades of low, and showed a rapid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21st century.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think tanks in Africa has increased on the whole, with different types but common goals. Their research fields have been further expanded, Track II diplomacy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and their global influence

has been expanding. Through in – dep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African think tank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frica’ s socio –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y providing support for policy formulation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guiding Africa’ s development agenda , and influencing social opinion. At present ,African think tanks are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research quality and impact ,inadequate funding ,the brain drain ,and lack of autonomy.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African integration and implement the African Union’ s Agenda 2063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frican think tanks should seize opportunities by prioritizing high – quality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talent introduction and training ,implementing the localization strategy ,pursuing digital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nd embrac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aths. These actions will enhance their academic level ,ability to make suggestions and social influences ,facilitating high –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le contributing significantly to Africa’ s progress through the utilization of knowledge for effective governance.

Keywords: African think tanks ,development history ,intellectual support ,Africa Think Tank Summit

Authors: Wang Heng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 Lu Yidan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

From Subversive Diplomacy to Military Invasion —Libya’ s Interference in Chad’ s Civil War and Its Influence

Liu Lei and Wang Hongjing

Abstract: Libya’ s interference in Chad hold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Libyan diplomacy. In the mid – 1960s ,the Chadian civil war broke out ,providing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Libya to intervene in Chad’ s internal affairs. The process of Libya’ s intervention in Chad’ s civil war demonstrated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Libya’ s pursuit of Chad from the Aouzou Strip to the merger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process of Libya’ s interference in Cha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subversive diplomacy ,subversive diplomacy and armed intervention in parallel ,and comprehensive invasion.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constrained by Gaddafi’ s personal ide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the Cold War pattern.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Libya’ s interference in the Chadian civil war was to expand Libya’ s influence in Central Africa. Therefore ,geographically ,it remains a regional security issue. However ,since the 1980s ,external forc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have